

# 列宁的故事



РИЯ ПРИЛЕЖАЕВА

ЖИЗНЬ ЛЕНИНА

江西人民出版社

# THE LIFE OF LENIN

MARIA PRILEZHAYEVA

MOSCOW "PROSVESHCHENIYE" 1976

## 列 宁 的 故 事

〔苏〕玛丽亚·普里列扎耶娃著

胡曙中 孙梅琳译

戴炜栋 校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有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975 插页 6 字数 119 千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统一书号: 10110·336

定价: 0.90元

## 欢 乐

伏尔加河畔静谧的辛比尔斯克城上空传来云雀委婉动听的歌声，河刚解冻，街上和花园里一片欢快的鸟叫声，树枝在微风中婆娑起舞，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喜悦。

这天，乌里杨诺夫家喜气洋洋。阳光透过窗户明亮地照进屋来。离屋子不远的伏尔加河上行驶着许多船只，发出的汽笛声清晰可闻。

母亲站在摇篮边，望着刚哇哇坠地的儿子浮想联翩：孩子啊，你长大后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呢？命运又将如何安排你呢？

此时，孩子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进屋了。

“你好，亲爱的！”他招呼着妻子。两个大孩子——阿妮塔和萨沙——也跟着进屋。六岁的阿妮塔长着乌黑的眼珠、髻髻的头发。萨沙四岁。两人走近摇篮，圆圆的眼珠里闪露出惊奇的神色。

“孩子们，这是你们的弟弟，”爸爸说。

“他多小呀！”阿妮塔说。

“过不了多久就会大起来的。”爸爸回答道。

“叫他什么来着？”萨沙边问边踮起脚想看个清楚。

“叫沃洛佳吧。”妈妈提议说。

“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真不错。”爸爸赞同道。

“好，就叫我们的弟弟沃洛佳了吧！”孩子们也跟着说。

这天是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个出生在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城里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的孩子，长大后就是伟大的列宁。



## 冬 夜

随着时光的流逝，沃洛佳已经八岁了。家里又多了三个孩子：妹妹奥丽珈，弟弟米嘉，最小的玛尼亚莎还在摇篮里。阿妮塔、萨沙、沃洛佳、奥丽珈、米嘉、玛尼亚莎，当然再加上爸爸和妈妈，那是个多大的家庭啊！

阿妮塔和萨沙已上学了，他们常常带回些新鲜的事儿，告诉其他的孩子们。什么班上的男女同学啦，还有功课和图书之类的。沃洛佳刚在为上学作些准备呢，家里请了一位老师上门来教他读书、写字和做算术。另外，他还从妈妈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那儿学到不少的知识。妈妈会讲数也数不清的各种有趣的故事：有的是关于热带和寒带国家的，有的是讲机灵聪明的圣伯尔拿狗如何救援在阿尔卑斯雪山中迷路人们的，有的是叙述拿破仑和俄国打仗的，还有的是关于著名的鲍罗季诺之战役的。

在那些漫长的冬夜里，妈妈总给孩子们没完没了地讲着趣事。沃洛佳真是喜欢那些夜晚啊！吊灯发出柔和的光洒落在餐桌上，所有的孩子围着餐桌而坐，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他们就坐着看书，直至上床。

新年前的几个夜晚使人觉得格外亲切和高兴，餐室竟成了孩子们制作玩具的工作室了。餐桌上铺满五颜六色的彩纸，他们有的忙着剪纸，有的在粘浆糊，正在做纸盒和其他东西，准备用来装饰圣诞树。

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埋头伏案在书房。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把餐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不让孩子们弄出的声响传到爸爸的房间去。他们正在把许许多多红色的、蓝色的、金色的和黄色的纸环串连起来做成一条长彩链。不久，圣诞树上插着的无数枝蜡烛就会发出灿烂的亮光来。圣诞树早就被放置在没点灯的起居室中，等着孩子们来打扮。

“去看一看圣诞树吧！”沃洛佳提议。

“好，我们一起去吧！”奥丽珈立刻同意了。

“我也去！”小米嘉也接着说。

“让我们手挽手吧！”阿妮塔说。

他们踮起脚轻轻地走进起居室。没点灯的房间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银白色的月光透过布满霜花的窗玻璃撒到地板上，呈现出黑白交织的花斑。房间中央那棵树冠宽展的圣诞树高大笔直，时时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松香味。孩子们绕着圣诞树悄悄地走着。

“去每个房间走一圈吧！”又是沃洛佳提议。

这时，孩子们都来劲了，似乎对这漆黑的屋子感到好奇。怎么不好奇呢？他们才搬进来不多久嘛。孩子们走

进妈妈的房间。那个房间与走廊之间没有墙，只有一块布帘子隔开，衣柜上挂着一盏夜灯。玛尼亚莎正熟睡在摇篮中。孩子们在小妹妹的摇篮四周手拉着手地围成一个圈，然后又手拉着手地走进屋角那间保姆住的房间。

他们就这样手拉手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然后就沿着窄小的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那儿，月光显得更加明亮皎洁。

他们依然手拉着手，走过楼上每一个房间以后，又沿着那楼梯走了下来。

爸爸书房的门开了。“啊！你们来了，我的卫队！”爸爸高声叫着，随即就把孩子们搂到胸前。可是，他注意到孩子们比平时显得更文静些。他们还是手挽着手。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刚才就是这样象条活链子似的穿过了每个房间，孩子们把这当作一种游戏。望着眼前的情景，他说：“我的宝贝们，你们要永远友好相处，就象现在一样。”

## 一个夏日

夏天是辛比尔斯克城的黄金季节。那儿的夏日又干又热。城内许多的花园里都种满着苹果树，上面挂满累累的苹果。

乌里杨诺夫家的屋后也有个花园。虽说不大，但也种着果树和其它树木，还有一条栽着白杨树的小径。高大挺拔的榆树伸展着象帐篷一样巨大而浓密的树荫，即使在酷暑，人呆在树下也不会感到炎热。花园的一角种着开满黄花的槐树，乌里杨诺夫家把那个角称为“黄森林”。

早晨七点钟，暖烘烘的阳光就从窗口照到床头。沃洛佳睁开眼就一骨碌地跳下床，做完早操洗了脸后就跑进花园。他很喜欢第一个跑到那儿去捡夜晚从树上跌落下来的苹果。然后，就能把它们分给哥哥、姐姐和大家了。

乌里杨诺夫全家都起得很早。从井里取水装在桶里供浇花用的活儿，是萨沙和沃洛佳俩负责。花儿用凉水浇灌是长不好的。如果两人黄昏时没把桶里装满水，那么第二天早晨要干的头一桩就是这件事。



接着，餐桌上就摆上茶炊。早餐时，妈妈告诉孩子们今天讲法语。这就是说，今天在餐桌上只能用法语交谈。下一天是德语日。假如每天都用俄语交谈，自然要省力多了，但是，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要使孩子们多懂几门外国语。

“早饭后想干什么？”奥丽珈问沃洛佳。

“跟萨沙一样。”沃洛佳回答。

象往常一样，萨沙总坐下来看书。他爱看严肃的书，因为他喜欢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他把一个小木房改置成为实验室，并在一角上圈养着一只刺猬和一只松鼠，这是他的“自然研究角”。

夏天的生活是多么自在和悠闲啊！孩子们可拿着书，在花园里找个舒适的角落，忘却世上的一切。午餐前听到的是树上鸟儿的叽喳声，还有从敞开的窗口传来妈妈踩缝纫机的声响。她总是在给孩子们缝缝补补。另外，她也教女孩子们干些缝纫的活儿。

奥丽珈一上午都在看书。午餐后，她对沃洛佳说：“我们去玩耍吧！”孩子们就在园子里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当院子里没有阳光后，他们就打槌球，玩得跟真的比赛一样。沃洛佳和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总为了规则争辩不已。不过，他俩也是笑得最欢的，玩得真过瘾！

太阳向西边移动着，黄昏快要来临了。

“孩子们，到斯维亚伽河去！”爸爸召唤着。斯维亚伽是条流水潺潺的小河，两岸绿树林立。

乌里杨诺夫全家都下到斯维亚伽来游泳。男孩子们围在爸爸周围，女孩子们和妈妈在一块儿。

天空呈绛紫色。天色还没全暗下来，但是第一颗星已出现，夜幕就要降临。

游泳后萨沙和沃洛佳一起回家，他俩走在大家前头。

“萨沙，你在想些什么？”沃洛佳问。

“多着呢！瞧那颗星星，它起源于何处？起初又是怎样的？地球上的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儿？人又为何而生？人生意义何在？”

沃洛佳一声不响地听着陷入沉思：“是啊，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呢？生存、思考、提出问题、寻求答案、干一番事业——这一切多有趣啊！萨沙真是非常聪明，我要象他那样！”

## 船 上

一艘双层轮船停泊在码头，船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船长站在桥上用喇叭筒大声指挥着。

“上船了吧！说不准何时就会开的。”沃洛佳催促着。

爸爸检查了各人的船票和随身所带的东西，每人都拿着一个篮子或什么的。上船后不多久，汽笛鸣响，发动机开始转动，轮船就启航了。乌里杨诺夫一家正坐船到喀山去，再从那儿坐四十英里的马车路到柯库什基诺村。他们准备去那儿歇夏。

辛比尔斯克城已落在船的后面。不久，只能看到城里一排排红色的屋顶了。轮船在伏尔加河上转了个弯后，辛比尔斯克城就从眼帘上全然消失。

一大群海鸥尾随着轮船，沃洛佳扔了些面包给它们吃，然后就跑进机舱。转动着的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机身的金属和涂着的机油一闪一亮的。光着上身的司炉工正往炉膛里送着煤，他浑身污垢、汗如雨注。

发动机一刻不停地转动着，轮船在伏尔加河上溯水行驶着，旅客们在船上漫步，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边欣

赏着美景。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拿着棋盘和自制的简易棋子走出舱来。

“来下盘棋吧！”他对沃洛佳说。

在家里，沃洛佳的棋艺仅次于爸爸，年才九岁的沃洛佳就能与爸爸对弈。然而，沃洛佳可不那么小了，八月里就要去参加文法学校的入学考试。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日子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亲爱的先生，‘将军’了！”

“尊敬对手，我才不在乎呢！”沃洛佳移动了一下自己的“士”。

“啊哈！妙棋！那么，我得动一下这个‘兵’了。”

“看来，还得避一下您的‘兵’啦！”

风轻拂着沃洛佳的头发，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来的光几乎令人目眩。

“爸爸，轮机舱里可热啦！”他若有所思地说，“司炉工汗流浹背，难道无法改善一下他的工作条件吗？”

爸爸没回答。

“老板根本不管司炉工的死活呢！”萨沙接过话题说，他刚到他们这边来。

“但那太不公平了！”沃洛佳的嗓门大了。

“世上不公平的事真是太多了。”

孩子们看着爸爸。

“爸爸，您是一向主张公平合理的呀！”萨沙说。

“大家都必须那样做。”爸爸回答道。

就在那时，汽笛长鸣，向迎面驶来的船只招呼致意。



## 上 学

一八七九年八月，沃洛佳就要去参加一年级的入学考试。设在一幢两层砖楼里的文法学校位于城中，离伏尔加河不远。沃洛佳将在这个学校读上八年。

然而，他得先通过考试呢。主考教师们坐在长长的一张桌后，孩子们被逐一召入。轮到沃洛佳的时候，他大胆地走到桌子跟前，毫不费劲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黑板上出着的一道题，他也迅速地解出了。沃洛佳的门门功课都是满分。

“现在，沃洛佳是个学生啦！”他一回家，兄弟姐妹们就一起嚷道。沃洛佳试了试那身崭新的校服，上面还镶着亮晶晶的金属扣子。第二天，他就要去上文法学校的一年级了。妈妈站着朝窗外眺望，思绪起伏，光阴似箭，一眨眼，萨沙和沃洛佳已上学了。阿姐塔也在女子学校了。孩子们长得多快啊！

夜晚，白色灯罩的吊灯把餐室照亮了。孩子们坐在桌子边做功课。五岁的米嘉虽说没什么功课可做，可也在忙着，他正在画一艘烟囱里冒着青烟、乘风破浪前进的轮船。第一天的功课太简单了，沃洛佳一下子就全做

完了，然后就用纸捏了个蚂蚱，又去找来一根橡皮筋。嘣！连着橡皮筋的蚂蚱猛地一跳，落在阿妮塔的书本上。“停止了，沃洛佳，别淘气！”

他抽回了橡皮筋，纸蚂蚱也就不见了。一会儿，它又跳了出来，这次跳到萨沙的笔记本上，孩子们哗然大笑。直到有人把蚂蚱逮住又把橡皮筋拉断后，大家方才不闹。

“你不能坐定吗？”阿妮塔对沃洛佳说。

要沃洛佳那样坐着可难了，他喜欢与兄弟姐妹们逗着玩。

“米嘉，”他低声地对小弟弟说，“看我头上长出了一对角！我用它们来撞你，怕不怕？”

沃洛佳正要把两只手指放在头顶上想来吓唬米嘉时，米嘉又笑又嚷地从椅子上跳下，藏到桌肚里。

“沃洛佳，到我书房来！”出现在门口的爸爸说。

跟着爸爸朝书房走去时，沃洛佳仍未能平静下来。书房的窗子旁搁着一张宽大的书桌，一边靠墙立着一个书橱，另一边有一张椭圆形的小桌和一张沙发。

“坐下！安静一会儿！”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说完又继续工作。在沃洛佳的记忆中，他总对爸爸的书房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感。

身为省国民教育总监的爸爸总是公务繁忙。无论是在又冷又雨的秋天，还是在冰冻严寒的冬天，他总要跋

涉几百英里去巡视那些乡间学校。在辛比尔斯克省境内，几乎没有一所小学不留下爸爸的足迹。每到一所学校，他就帮助那儿的教师。不外出时，他就在家起草报告，也写些教育方面的文章。爸爸每天从清早工作到夜阑人静。

“等会儿再继续吧！”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把正在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沃洛佳，‘先工作、后玩耍’嘛，但也别打搅别人。”他又补充说，“现在讲讲你的学校吧！你喜欢吗？”

沃洛佳就给爸爸讲了开学的第一天。

起居室里飘来美妙的乐曲，两人轻轻地走了进去。室内并不亮堂，妈妈借助蜡烛光在弹琴。这乐曲就象夏日一样使人欢快，坐在沙发角上的他们听得入迷了。



## 烦恼事

沃洛佳读到中年级时，爸爸为他担心了：沃洛佳虽说有着聪颖的天赋，读起书来毫不吃力。但他能不能养成发奋读书的好习惯？不久，爸爸终于发现，沃洛佳已成了个一丝不苟的学生。父母本身就为孩子们树立了楷模。另外，在乌里杨诺夫家，每个人又都是那么尊重他人的劳动。

哥哥萨沙以获得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从文法学校毕业，并考上彼得堡大学。在离开辛比尔斯克的那天，他和沃洛佳信步走上高高的伏尔加河堤岸。那儿是他俩常爱去的地方。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他们极目向远处眺望。

“萨沙，人生中什么最重要？”沃洛佳问道。

“工作，学问，还有诚实。”萨沙回答，停了片刻又补充说，“我认为在爸爸身上很出色地体现着这三种东西。”

此刻，沃洛佳又想起萨沙说过的这些话。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已到遥远的乡村学校去视察了。归期已到，但杳无音讯。